

上海

素描

程乃珊 著

SHANGHAI SUMIAO



学林出版社

速写

著

SHANGHAI SUMIAO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素描 / 程乃珊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1.7

ISBN 978 - 7 - 5486 - 0185 - 2

I . ① 上… II . ① 程… III .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6356号

上海素描



作 者——程乃珊
责任编辑——许钧伟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22
字 数——25万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185 - 2/I · 37
定 价——36.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家族之树常绿

家族之树常绿.....	3
上海是个大舞池.....	26
光远坊的故事	
——海上百年建筑世家张氏家族三代传奇.....	41
城市地标	
——城市生活流行色的载体.....	65
外滩·上海名片·私人地图.....	72
品质与风范	
——沉淀的美学.....	75
苏州河	
——上海故事从这里开始.....	80
还乡之路.....	87
第一个国庆.....	90
老派上海人是这样约会的.....	93
平衡才能和谐.....	98
上海的法兰西元素.....	101
电车叮当	104
天国送行者	
——中国及东南亚首位女殓仪师邝金枝.....	109

上 海 绅 士

上海绅士

目
录

001

——追忆经典 947 英语怀旧金曲老编辑王奕贤	125
生死与共浦江情	
——追思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131
黄头发的上海人	143
世博世家申博星	184
激情探戈	199
慰藉心灵的光束	203
母爱和母仪	208
娜拉的出走与回归	
娜拉的出走与回归	213
成功男人背后的的女人	219
不要太挺刮哦	222
小男人和大女人	224
不必名媛,但求贤淑	227
上海女人“作”,香港女人“姣”	231
上海女人的鼓	234
上海女人的好男人标准	236
做头发	240
你会吃醋吗?	244
非诚勿扰话相亲	247
发嗲和作嗲	252
腔调	255
热水瓶和咖啡壶	258
方言和普通话	
方言和普通话	263
母语乡音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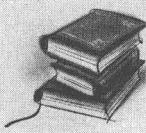
寻生活、做生活和吃生活	271
野鸡.....	273
我的“蜗居”生活	276
贵族之色.....	280
麻将与国粹.....	282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285

上海西餐和上海小吃

上海西餐和上海小吃.....	295
中国香.....	298
蓝色的中秋.....	301
过年祭祖.....	304
年糕和年花.....	308
饼干琐忆.....	313

阅读的灵与肉

阅读的灵与肉.....	319
夏日偶感.....	321
再富也不要富孩子.....	324
“慢递”的魅力	327
老校长.....	329
一生最忠实的朋友	
——书籍.....	332
你还找得到那把口琴吗?	335
钟摆人生.....	337
价钱和价值.....	340
绿钞票.....	342
度身定做.....	345



家族之树常绿

家族之树常绿

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最令人羡慕的一种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意寓长寿、和谐、富足和团圆，尽管内里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分家始终被视为家道败落之兆，所谓“树倒猢狲散”！反过来讲，在社会福利保障远不如现代的传统中国社会，这种“饭匀在一起吃”的大家庭式生活方式，对突发性灾难或家庭重大经济变故，有相当抗衡力。笔者经历过四世同堂的家庭生活，随着20世纪60年代太祖母高寿去世，特别1966年“文革”受“黑串联”等莫须有罪名的威胁而彻底解体。开放后各房陆续移民海外，要再同堂聚合谈何容易！期间风风雨雨七八十年，家族之树在各地开枝散叶，回忆其中细节逸事颇有传奇性，竟也可以是一部新版《红楼梦》。

一

我们程家原籍为安徽休宁人，为避太平天国迁至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梧桐镇落籍，从此我们就成为桐乡人。中国传统，五代为一服，程家宗谱排行为“汝”“树”“传”“家”“宝”；此为循环沿用，今时尚话为“滚动运作”，以示程氏支脉生生不息之意。旧时老家桐乡程氏祠堂有家谱定期修续，最后一次修续为1946年抗战胜利后修续“家”字辈，所以我哥程家濂（1944年

生)正好轧进去,解放后至今就再也没有修续过,不知这份家谱还在吗?家谱其实是最客观、最原始的社会档案!从前有一句话:“只要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就能在世界每个角落找到同志。”这话今天当然值得商榷,但是我绝对相信,只要凭着家谱中名字的宗辈排行,再配上籍贯,全球任何一个华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2008年笔者与丈夫的叔婶、哥哥及堂弟一起回老家桐乡上祖坟。

太祖父程汝盛,字震权,在杭州张公馆(前清山东巡抚)做账房先生,后又在张家女婿、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他的孙女就是张爱玲的后母)家做账房先生,并在乡间开爿小小的蚕种栈“久盛号”,太祖母就在乡间养蚕种桑,辛勤劳作。太公早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照片上的太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一看就是凡事一点一划的,想来绝不会做假账。由他立下的节俭、用功、谦和、孝顺、互助的家规一直被小辈记住,可以讲是程家家风。从前老上海说的“好人家”,其实并非指家财身价,而是指家风家规。

太公先后育有十一个子女,但最后长成人的只三子一女,即大伯祖树棠(字不详)、二伯祖树榛(字慕颐)和祖父树楠(字慕灏),姑婆慕英。大伯祖树棠英年早逝,祖父常告诫我



1930年，杭州孩儿巷新宅落成，中坐者为太祖父和太祖母。

们：要永远记住大伯祖对我们家做出的牺牲。早年太祖父财力单薄，为帮助家计，大伯祖（树棠公）早早辍学去南浔启泰酱油店学生意，后任职大掌柜。大伯祖母则留在桐乡与太祖母一起种桑养蚕，正如茅盾在《春蚕》中所述。婆媳俩形同母女，起早摸黑，她们孵养的蚕种名驰桐乡梧桐镇，一时有“久盛号蚕种为最好”之说。古语长嫂如母，祖父与二伯祖对这位嫂嫂是一世尊敬。祖父常说，他少小时脑后拖的辫子（时属晚清）都是慈爱的大嫂为他梳编的。祖父和伯祖是一辈子记住大哥的恩的。后来家境好转后，祖父和二伯祖及太祖父合资在杭州孩儿巷建造中西结合的三层洋房一幢（几年前才被拆迁，原址已建起省医院）。为答谢大伯祖对全家的牺牲，这幢房子一直由大伯祖及其后代居住至动迁拆除。就此大伯祖家的支脉就在杭州开枝散叶，故而，我们与其后代也疏离了。

二伯祖慕颐公自小聪颖好学，杭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官费留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名额，此时祖父正在浙江省簿记学校就读，成绩优异。两个儿子学业如此优秀，太祖父喜忧参半，坦白表示无力同时培养两个儿子，祖父即自愿退学一心成全兄

长深造。为此，二伯祖领了兄弟一辈子的情。祖父辍学后，太祖父请东家孙宝琦作保，介绍入中国银行。一生为账房先生的太祖父在民国初年已看到老式银号钱庄将近式微，而新兴的由孙中山亲自批示的中国银行必定大有作为，不得不钦佩他的远见和时代感。就这样，年方15岁的祖父在太祖父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汉口路50号中国银行（该建筑现在为一家西餐厅）。或者因为持有孙宝琦这样大有来头的保书，中国银行行长丁道津亲自对祖父面试，并当场同意入行任练习生，且办理了寄宿手续。此时太公从怀里掏出40块银元给祖父作应急用，在当时这也算一笔钱了，太祖父嘱祖父好好做生意，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这笔钱。

↓
上海素描

就这样，祖父为我们程氏家族在上海的衍生打下第一块基石，从此在中国银行服务了70年，成为中国银行有史以来服务资历最长的一位员工，也是中国银行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既未受过高等教育也未留过洋的高层管理。祖父29岁已为中国银行副经理，是中国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经理，也是中国银行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先后服务于新旧中国银行的高层管理。祖父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副行长（正行长为北京委派）。



1966年4月，周总理接见祖父。

二伯祖慕颐公不负众望，在东京帝国大学苦读直至获博士学位。经由同班同学、严复之子严智种关照，回国不久便出任国民政府卫生局副局长。不久终因文人不惯官场游戏规则而请辞，宁做个体户开设“程慕颐博士医药化验所”，此为沪上规模最大的首家由华人开设的化验所。业务蒸蒸日上，不久即在富民路、静安寺路岳阳路等开设多家分所。二伯祖富经营头脑，一有积余即购置物业，但个人生活除喜收藏车料玻璃器皿外，十分省俭。

我们的上一代就是这样恪守诺言、互谦互让、奋发努力。在农业社会，大家庭生活某种程度体现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人说和气生财，大家庭只要上下团结，一定会代代昌盛、枝叶繁衍。

从此犹如《红楼梦》中的荣国府与宁国府。程慕颐、程慕灏兄弟在上海滩上层圈子名气斐然。都说太祖父母福星高照，膝下两个儿子如此兴隆发达。信不信由你！当年太祖父在杭州张公馆做账房先生时，两位年幼的祖父兄弟俩时会趁暑假时去张公馆小住，当然是住在下房里。祖父回忆，张公馆内楼台亭阁，小桥流水，是十分漂亮的园林，解放后做过杭州市粮食局。张公馆内另一位账房先生会算命，那天，与太祖父闲聊，看



祖父的三个孙子，
笔者哥哥（右一）
和两个堂弟（摄
于文革中）。

到太祖父的两个儿子活泼伶俐，就开玩笑地说帮他们看相算命。岂知看完后马上起身，连连向太祖父作揖：“震权先生，你两个儿子不得了，长子是富命，将来新房子一幢一幢造得你来不及住，小儿子（我祖父）是贵命，做官一直要做到80岁。”不理此是巧合还是什么，两位伯祖确实是我家的创业人。

二

祖父虽然持有孙宝琦的介绍信，但入行后并无任何特殊化，一切从基层做起：从扫地抹桌招呼大师兄茶水到点钞票包银元译电报等。祖父犹记得为练习辨别真伪银元，隆冬季节在天井里就着一只水缸逐个敲击银元，水缸结起厚厚的冰，祖父双手生满冻疮。祖父还有一个习惯，站着吃饭，这个习惯直到他中年以后才完全改正过来。皆因他在做练习生时已养成眼观四方，随时准备应差办事，故而连吃饭也是处于待命状态，站着吃饭，方便随时放下碗筷张罗琐事，即使后来升任银行高层，在家里吃饭时也常有电话或行里信差送紧急文件批示。久而久之，站着吃饭就成习惯了，一下子还真改不了！

我们家广为流传一个40块银元的故事：话说当时太祖父送祖父到中行学生意时，从怀里掏出四十块银元给他防身，三年后祖父练习生满师回乡省亲，拜见太祖父母和大哥大嫂时，40块银元一个不少如数归还，再另掏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40块银元（练习生一月包吃包住只得3块银元生活费，还要剔除剃头洗澡及去夜校补习英语的学费）给太祖母作家用。

这40块银元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1991年，祖父以93岁高龄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三方刻着他三个孙子（即笔者哥哥及叔叔的两个儿子）名字的图章。原来，祖父一早已为三个孙子准备好三份教育基金，他是希望三个孙子经他一臂之



祖父程慕灝在香港中国银行主持会议

助留洋深造，可惜因时局不佳，无法实现。说来遗憾，祖父年轻时家境贫寒，将出洋深造机会让给哥哥，到他有能力可以培养自己子女留洋，却正值“二战”，全球一片战火；1949年后，国门关闭！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突飞猛进，祖父才看到曙光。事实上，早在1976年，“四人帮”一被粉碎，在祖父的支持下，我父母亲已为我时在雁北的哥哥办好到华盛顿大学留学手续。哥哥却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决定放弃出国，颇有点谢晋电影《牧马人》的味道。直到1991年，哥哥的儿子以优异成绩考上康奈尔大学，祖父已去世了！虽然他没有看到曾孙拿到康奈尔金融专业硕士，但我侄子记住太公的40块银元的故事，他出国时家里同样给了他一笔五位数的美金，供他防身，但他从本科直到读硕士整个求学过程中靠奖学金和打工，这笔钱原封未动。今天他已成为世界500强某企业亚太区业务拓展总监。经过将近80年的风雨历程，我的侄子总算接过了他曾祖父的班。

三

中国传统，对父母的赡养义务首先为长子，长子不在便是二子，以此类推。20世纪30年代初程家家道渐佳，在杭州孩儿巷造了三层洋房，太祖父母就从桐乡迁至杭州，与大伯祖同住。大伯祖去世后，二伯祖慕颐公就将太祖父母接到上海，此时二伯祖在今新闸路1048号，已造好带二百多平方米花园的新住宅（该宅已于2004年拆除，现址为高档住宅远中风华），一直赡养到两老寿终。

祖父老宅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31号一德式花园洋房（造延安路高架时拆除，现为我家所在的南西街道政府机关），姑婆就住在贴邻的四明邨，两处都离新闸路1048号仅一箭之遥，三兄妹就像卫星绕着太阳一样紧紧围着我们的太祖父母。

那时每逢周末及节假日，祖父和姑婆都会携全家去新闸路1048号团聚，我家的四世同堂是分居不分家。不分家是因为，



笔者祖父祖母摄于20世纪30年代

太祖父本无什么财产可分。

但凡四世同堂之家，必有位精神领袖，通常是家中年资最长之辈，住的房间必是全楼朝向最好的一间，家中一应起居饮食活动都以他们为中心，哪怕已不再管家退居二线，他或她仍享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到《家》《春》《秋》我们见识了太多“老太爷”和“老太太”，总觉得，当这位权威人物是老太爷时，家中风气多半为严谨封闭、压抑的（如高老太爷）；而如若是位老太太，那就要活泼温馨得多，如《红楼梦》中的贾母，整日与众孙儿女一起看戏嬉笑……

我家的精神领袖当然是太祖母邵氏，享年96岁，当时我已经十三四岁，故而对她印象尤深。由于子孙太多，她对我们第四代谁是哪房的孩子已经搞不大清楚，需要旁人在边上提点。太祖母的房间是二楼朝南外加一只大阳台的全楼最好房间，内里全堂红木家具，收拾得一尘不染。太祖母不喜欢坐沙发，常年坐一把高背藤椅，看到我们小辈去，她总会开锁从大橱里拿出各种吃食：白糖杨梅、油枣、橘红糕、松仁粽子糖分给我们吃，然后又一一归还原处上锁。她腋下永远吊着一串钥匙，就只是她房里的那些箱柜，可能这是她心理上对当年当家人地位的依恋。太祖母辛勤劳动一世，到晚年仍力所能及地坚持为人民服务：剥毛豆、拣豆芽、折锡箔……实在没事干，就将草纸整整齐齐地一裁三（当时用的都是黄草纸），并仔细将草纸上的粗糙经络拉扯掉，再将它搓得柔软，然后再一份份整整齐齐地放在各层的洗手间里供使用。贴邻太祖母卧室的一大间是全家饭厅兼起坐间，就是为了让老祖宗热闹又不用上上下下爬楼梯（一般上海人家饭厅和客厅都设在底层），闲时一家四代都挤在那里聊天。太祖母因年事已高，吃饭时像小孩子一样米粒常会掉落在桌上和地上，她都要逐一捡起放在嘴里，不听众人劝阻。